



我把夾衣脫下來放在田埂上。

我看田埂，中間是土路，兩邊有點綠色。修過後的茅草，還沒有長起來，不久就會出嫩草，然後變得寬寬的。早早的起床，太陽光還不强，可看到草上有圓圓的露水珠兒。好白白，一個又一個。

我拿起鋤頭，下田。

這兩畝田，種的是油菜，很要緊的，收成後，還可栽上晚稻。把油菜子整出來，用簸箕或是風箱去掉雜物，可背到油坊去換油。我家長年吃的菜油，都是用油菜子換回來，不用花錢買。

我家除了種兩畝田的油菜，還種的有大麥和小麥。再過一陣日子，就會像田埂和青牛山上的茅草一樣，欣欣向榮的長起來。春天暖洋洋的日子裡，油菜、大麥、小麥的胚胎已經膨脹起來了。

大哥下田鬆土，大嫂在那邊的小麥田裡，把最後未鬆土的部分鬆一鬆，她馬上也會到油菜田裡來。

我看看東邊，高高的山，黑鳥鳥的松樹林。去年，整個臘月，我都在山上，跟大哥砍柴，挑回來堆在門前，好大一個柴垛子。我們甘棠莊的人，常羨慕媽和大嫂有那樣一個大柴垛

子，從春天燒到秋天也燒不完。

我下田去，開始用鋤頭鬆土，土鬆一鬆，油菜將來長得快一些。不只我家莊上，很多很多人，在初春的陽光下揮動鋤頭，那一條又一條整個冬天藏在棉衣裡的手臂，這時露出來，都是白白的。

快到中午的時候，跑牛的放牛娃騎着牛回來，牛搖晃着胖身個，也搖晃着放牛娃。

那些放牛娃打板凳騎着牛，唱着

哥哥送妹妹

嫂嫂送姑娘

一送到對山崗

打錘打鼓換衣裳

花衣一換十八件

鞋子一換十八双

耳圍頭上一双鴛

起早傍晚唱山歌

山頂頭上一顆樹

四個極

結了石榴開紅花

聽到這山歌，我不禁笑了。

大哥停下鋤頭，問我：

「文台，你笑什麼啊？人就像不會累一樣。」

大嫂過來油菜田裡，這時也停下鋤頭，用手摸摸汗，摔在田裡，看着

我們兄弟倆。

我想，因為我年輕的緣故，做事從來不覺得累。大哥年紀比我大五、六歲，又有姪兒女拖着，他好像年紀很大一樣，做一會兒活，要停下來在田埂上坐着，抽一會兒旱煙袋。

「大哥，你知道我為什麼笑吧，」我也停下鋤頭，告訴他。

「有一回，在青陽城裡學校中，班上開班會，有個同學點上我，要我表演一套。我什麼都不會，表演不出來；表演不出來的同學，要學狗叫，我又心裡不情願。想了想，就唱了剛才放牛娃唱的山歌。」

「真丟人，」大哥說，「在學校裡唱山歌。」

「這山歌只有我們青牛山下的放牛娃會唱，我唱完了，班上的同學拍了老半天的巴掌呢！」

「真好笑，」大哥說，「唱山歌，那些讀書人也拍巴掌，看來是把書讀進牛肚子裡去。」

大哥笑笑的，又開始鬆土了。

泥土味，向鼻管裡衝，等到油菜開花，才有一陣一陣花香，走在老遠的地方都可聞到。青青的枝葉，淡黃淡黃的花，還有青青的大麥、小麥苗，田裡一塊一塊綠。

「文台，」大哥一面鬆土，一面說話，「你們學校早就開學，你該早點去學校的。」

「同學們都住在四鄉，開學一個禮拜人才會到齊上課，我晚點去，沒關係。」

「你已經晚一個禮拜了。」

「不要緊，明天是禮拜天，禮拜天，學校放假，我去上學，禮拜一才會上課。我是老學生，一面上課，一面辦註冊手續，教務處的人不會說什麼的。」

「你還要在青陽讀多久啊？」

「今年上半年，高中畢業，就沒有學校讀了。再要讀，就得去上海、杭州讀大學。我跟媽說，今年收成好，秋天就去考大學，考上了，就讀，考不上，回來鎮上教書。」

大唐鎮上有一所小學，劉校長是青陽中學出身，他知道我，會寫信要我畢業後去教書。過年後，我去大唐鎮看過劉校長，我告訴他，我要考大學。他和我約定，如果不升學，就去他那裡教書。

「人家校長要是來看到你在幹活，」大嫂笑着說，「會把肚子笑疼了。」

「巴望你能考得上，」大哥說，「蔡仰高是會考大學的，不要他考得上，你考不上，丟人！」

「我會下勁。」我說。

「我們和蔡家一直比着的，人爭一口氣嘛！」大嫂也說。她抬起頭，看看西方，那裡有一片栗樹林，蔡家

村就在栗樹林那邊，蔡仰高就住在蔡家村。

蔡仰高打從啓蒙，我們就是同學，他的成績也不錯，和我比，他就差一節子。當我們從私塾轉到大唐鎮讀小學時，他的成績還是比我差。

在甘棠莊、在蔡家村，對於名次的觀念非常重，認為考在前面的，將來是龍是虎，落在後面的，就不會有多大出息。

我讀完小學，就得下田跟大哥學幹活的，我要學的活很多，耕板田、栽秧下趟子、打秧草，我都得學。這些生活，要學，得打成親之後開始。我是八歲起蒙，插班進小學，十四歲可以讀完。回家做一年活，十五歲就可成親做大人，學幹大活。

我並不急着成親，急着把杏子娶進門，而是急着想學幹大生活。大生活就是耕板田、下趟子、打秧草。再說，十五歲做大人，已不算早，甘棠莊有人十四歲就做大人的。

我只要認得字，會個人名帳，會寫信，媽和大哥就認為滿意了。我自己也覺得能讀六年書，已非常不錯，不打算再升學。

這個打算，因為蔡家一比，比得我進了縣城，上了中學，是所有的人始料不及的。

蔡家所以和我家比，還是名次問題，才發生的。

那年春天，我以前三名的成績畢業，蔡仰高落在後面很遠。

我有一個表舅，來家裡看了我的成績單，又去看了蔡仰高的成績單，表舅就向蔡仰高的爸爸說，「老蔡，你家仰高的成績，和文台比起來，差得遠嘛！」

「小學是差一點，不相干。我的田地多，租稻多，仰高讀完小學，就到城裡去進中學，中學裡聽說還教洋文的。李文台老子死了，那個女人苦苦巴巴的，三十來畝田，就沒法子送兒子進中學了。聽說過吧，讀中學半年要開銷十石八石米的呀！」

蔡仰高的爸爸，笑我家不及他家有錢，說我家供不起我讀書，表舅把這話傳到我家來，媽媽聽後生着大氣說，「瞧吧，看我家文台進不進得了中學？」

媽媽和大哥爲了爭一口氣，讓我進了中學，讀完初中，又進入高中。現在，高中也要讀完，要是學活，大活早就學會了。可是，一樣沒有學，我還要考大學。

「看來，人還是要有學問好，」大哥說，「你每學期不是考第一，就是考第二，蔡仰高總是二、三十名，青山山下的人常說，蔡家的是一條牛。」

「蔡家的兒子，在一個禮拜之前，就去學校了。」大嫂說。

「總是這樣的，」我告訴大哥和大嫂，「他有幾個錢，學校一開學，就要去青陽，不住在學校宿舍裡，住在旅社裡，吃館子，洗澡堂子。要是沒有老師去洗澡，還會叫人擦背、捏腳。」

「什麼擦背？捏腳？」

「躺在澡堂裡的洋灰地上，洗澡堂裡的人替你搓掉身上的油脂（塵土），再用洋碱（肥皂）洗，然後用清水沖乾淨。洗澡不用自己動手，就叫擦背。洗乾淨後，回到一個大房間裡，躺在一張大靠椅上，有人來替你把腳皮撕乾淨。然後，一個腳趾一個腳

趾的捏，捏得你舒舒服服的，這就叫捏腳。來一全套，洗澡帶捏腳，他洗一次澡，就等於我洗四、五次澡。那本來是老年人該享受的，蔡仰高是個中學生，他也來一全套，真是把父母的錢，丟在水塘裡。」

「文台，你沒有來過全套吧？」

「我當然不來！」我告訴大哥和大嫂，「說來真好笑，他們家裡的錢，也不是那樣容易拿到，花光了就有的。他寫信回去要錢，家裡不匯錢來，下一封信，就說，生病了，不能讀書，也不能吃東西，要錢吃藥，他們家裡就不得不趕快匯錢去學校。錢一到，從郵局領出來，立刻去館子吃呀喝呀，再進澡堂子來全套。」

「那老師管不管呢？」

「讀到高三，快畢業了，學校也不怎麼管，有老師在他也來。聽說，他一學期花了二十多石的米，駭不駭人？」

「文台，你只花四石多米。」

「他花二十多石米，有錢嘛，」大嫂說，「文台，你花四石多米，在我們家裡來說，比他還吃重呢！」

我承認這點，就告訴大嫂：

「對的，我讀書，花了家裡的錢，等我不讀書了，我就去混我自己的，這分田

產，都歸你們。」

「誰跟你分家哈？」大哥搖搖頭，手中的鋤頭，用力挖下去，然後，輕輕地，小心地把鋤尖向上抬一抬，再把鋤頭挖下去。

「其實，你該早兩天去學校的。」

大哥接着說。

「我想先幫忙大哥把小麥、大麥、油菜田整一整，整好，免得媽媽下田來做。」

「唉，」大哥嘆口氣，「我跟媽說，年歲那麼高，不要下田，她就是不，偏要下田裡來。你做好田裡活也好，做完，她就不必下田。以後，天暖了，春季田裡的工作，我和你大嫂做得完。」



大哥說：其實，你該早點去學校的。

我回頭看看甘棠莊，莊上的烟囪，冒出煙來，裊裊地，飄向春天的天空。

我遲遲去學校，是想把春季田裡鬆土的活做完。要不，媽媽總會搶着下田來做。她那一双小脚，站也站不穩，還有，她那一把年紀。

媽媽雖然沒有下田，她在家裡燒飯，同時，照顧媳兒姪女，也是怪忙的。

如果我不讀書，不花那許多錢，在家裡做活，家裡的環境就不會像現在這樣，雖只有那三十來畝田，早就混得很寬敞了。如果我再把杏子娶回來，她可以下田做活，她可以做家裡的事，就不必勞動媽媽。

二

甘棠莊的人，下活回家，吃罷中飯，就三個兩個聚在一起閑談，有的抽旱煙袋，有的玩成龍。

我吃罷中飯後，踱到西邊場子裡，那裡，有很多人。他們正在談蔡家村蔡家的事。

諸葛大叔笑呵呵的說，「城裡的姑娘，下鄉來看男同窗，這是祝英台倒貼梁山伯嘛！」

我知道他們在談什麼，談何妹美去蔡仰高家作客的事。

這事，在青牛山下，傳了很久。這事，在我們李家，被說成沒有面子。

去年，放寒假回家不久，何妹美從青陽城裡來鄉下，去到蔡家村。明着說，是來看看她們何家在青牛山下的一份田產，那是三十畝田、三畝三分地。何家佃戶每年把租稻做成米，送進城裡去，何家從來沒有下來看。

何家姑娘搖下來，人人都說，他們在演梁山伯祝英台的故事。

「祝英台這回是喜歡有錢的蔡仰高，不喜歡有才學的李文台。」

這話，傳到媽媽耳中，老大不舒服。她覺得，何家姑娘應該看的人是她的兒子，不該是蔡仰高。

媽媽是不識字的，她對我在學校裡的成績懷疑起來，她問，「文台啊，你的學問是不是比蔡家兒子的學問好？」

「當然，這是我唯一能報答媽媽的。」

「何家姑娘怎麼不來看你呢？你們是同班同學。」

「何家的田產，在蔡家村附近，何妹美才去看蔡仰高，就是這樣。」

「又住在蔡家？」

「青牛山下，也沒有客棧，媽媽，何妹美不住在蔡家，又住在那家呢？」

「這話說得是。」

「她真也不能來我家。」我說。

「怎麼？」

「如果親媽追問，我怎麼和一個女同學來往？把杏子往那裡放？叫我怎麼應？」

媽媽想了想又說，「這話也說得是。」

媽媽把這事看淡了，莊上人還沒有，他們還在談祝英台和梁山伯。諸葛大叔提起祝英台，有人哼着：

見過爺娘進繡房  
打開箱篋換衣裳  
上身穿起紅綾襖  
八幅羅裙色蕙黃  
梳頭還把油來光

英台打扮出繡房  
堂上又拜二爺娘  
兩邊拜見哥和嫂  
一家骨肉喜洋洋

金老二看見我，說，「李家老二來了，要請這個有學問又會做活的解答解答，那個城裡的姑娘，怎麼不來看看有學問的同窗？」

「嗯，」諸葛大叔把他那根紫竹長煙袋包子，在遠遠的一個石頭上敲敲，敲掉煙灰，臉朝着我，「文台，你說說，有什麼內情？」

「諸葛大叔，」我說，眼睛環望莊上人，「何姑娘在城裡很有錢，她當然交有錢的人。」

諸葛大叔搖搖頭，「有錢的人，應該交有學問的人。有錢人再交有錢人，那樣多的錢，壓死人的呀！」

莊上人為我抱不平，可是，我又怎麼能把事情都抖出來呢？

朱大哥說，「不來也好，要不，把杏子朝那裡放？」

「這話對，」秦老三說，「文台要不是讀書、求功名，結親做大人四、五年，有好幾個小囡了。」

諸葛大叔問，「文台，你去向親媽拜年沒有？」

「拜了。」

「你究竟什麼時候成親做大人，上二十歲了吧？二十歲的人，在甘棠莊不只做了大人，還會有兩三個小囡的，你是連個燒鍋的也沒有。」

「我要讀到大學畢業，才不讀了，那時就成親做大人。」

「還有多少年？」

「大學四年。」

「四年？杏子不是新娘是老娘了。」

朱大哥笑着說。

接着，大家談到田裡的活，這時候，田裡的活，就是鬆土。還有的，把耕好的板田再耕一道，大太陽把泥土晒得鬆鬆的，田整得熱熱的。雨水一好，沒有虫荒，又是一個大熟年。快要下田做生活了，放牛囡又騎着牛出去跑，不久，就要整秧田，下稻種了。

四、五個放牛囡，騎在牛背上，朝青牛山走去，牛又在晃動那龐大的身個。

放牛囡高聲唱着山歌：

奴在呀  
房中呀  
打牙牌呀  
忽聽門外有人來  
小奴家把門開呀  
哎呀！小奴家把門開呀！

天牌呀  
地牌呀  
奴不要哇哈  
但要人牌撲在懷  
抱進奴房來呀  
哎呀！抱進奴房來呀！

叫一聲  
乾哥哥  
休動手哇哈  
小奴家年輕花未開  
能看不能採呀  
哎呀！能看不能採呀！

還有，笛子在响，牛角也在响，手中的响鞭也在响。

「我也要下田去，得先回家拿鋤頭。走回去時，我想着何妹美，她當然不來我家，她恨我恨得好狠。」

去年第二次月考之前，她在教室裡向我借解析幾何練習簿，「狀況，三個小時就還給你。我對一對，看自己錯了幾題。」

班上都叫我「狀元」，我不要他們這樣叫，他們非要這樣叫，我無可奈何。

我把練習簿借給她，「你不要完全相信我做的，也可能有錯。」

「別客氣，」何妹美望着我，眼睛嚙呀嚙的，「我們狀元做的習題，怎麼會錯？」

何妹美還給我練習簿的時候，裡面夾了一張字條。

請君在明晚六時，去青

河河邊相會。——妹美

第二天上課時，何妹美的態度，一點沒有什麼異樣，我心中却像在打鼓。我不知何妹美約我去青河邊做什麼。她敢寫條子給我，使我覺得她好大膽，不怕被同學知道。

有一回，班上的井明寫信給二年級的一個女同學，他的草稿被同學發現，拿到講台上去朗誦，兩個同學抓住他，按坐在位子上聽。

「何妹美，到我家去做功課，好不好？」放學時，一個女同學邀她。

「不，」何妹美看我一眼，告訴那同學，「我要早點回家，我有很重要的事。」

「約會？」那個同學開她玩笑。「就說是的吧！」何妹美又看我一眼。

六點鐘，天已黑了，當我到了青

河河邊，心中想，怎麼才會找到何妹美呢！

青河在青陽城的西南，是一條小河，從遠處彎彎曲曲流過來，又彎彎曲曲流過去。這邊，是個足球場，足球場的東北，就是大城了。小河邊是一叢一叢竹子，和許多大樹，樹葉快要落盡了。

「李文台，」那邊樹下，何妹美叫我。

我走過去，面對着她。她換上黑色旗袍，外面披一件毛線衣。平常都是穿學生制服，我們是中山服，她們女生是藍色旗袍。

「你看到我的信？」

「沒有看到，我怎麼會來？」

「我真擔心你沒有看到，真想你說，練習簿裡夾的有信，可是我不敢。」

「有什麼事嗎？」我問。這是我收到她那張條子後，就想問的。

「你是不是要考大學？」

「當然要。」

「去上海？還是去杭州？」

「還沒定。」

「你要考大學，我也要考，不管考得上，還是考不上，我有件事，說了你不要生氣。」

「你說吧。」

「同學們都說，你家裡環境不怎麼好，人家放假去遊山玩水，你都沒有去。人家上館子去大吃特吃，你也沒有去。你不請人家，也不讓人家請，是不是真的環境不好？」

「的確，我家種田。所以，環境不算好。」

「蔡仰高也是種田的，他家好像很有錢，我家也有田在你們附近。常

聽到我爸說，我們有一分田產在青牛山下，我才知道。」

「蔡仰高家裡種田，請了師傅，他還有田租給佃戶，很有錢。我不同，我家裡是自己種，每年收的稻子不多，我也不敢怎麼花家裡的錢，所以不敢去遊山玩水，也不敢去館子大吃大喝。」

「可是，你很有功，是我們班上的狀元。」

「有時，也考不好。」

「同學五年多，你只有一次考第二名。這不要談了，我和你說一件事，是我爸要我說的。」

何妹美家裡開一片很大的瓷器店，我們班上，除了林蓮心，就數何妹美家有錢。她爸爸也注意到我，使我害怕起來，好像有什麼不對似的？

「你爸爸要你說什麼？」

「我成績不好，多半考不上的，」何妹美說，「爸爸說，你成績好，我可以跟你學，你教教我。我們一同去上海，一同去杭州都行，全部用費由我家負責。這樣，我會考得上，你也不用愁盤費。」

我聽了這辦法，心中非常高興，考大學有人負擔盤費，這是多麼好的事。接着，我覺得不對，如果何妹美沒有考取大學，怎麼辦？我就得還給她錢，多麻煩。再說，男女同學在一起，會把話給人家說。

還有，柳灣莊的杏子，知道這事，她會怎麼說？

「我考不考得上，不敢說，你考不考得上，也不敢說，」我告訴何妹美，「我看，還是各考各的。我環境不好，到時再說，沒有盤費，我就不考大學，回大唐鎮去教小學。」

「蔡仰高會考大學的。」

「你怎麼知道，蔡仰高要考大學？」

「蔡仰高說，你們一直在比着，你成績比他好，他環境比你好。總有一天，你會需要錢，而沒有錢，那時，你就輸給他了。」

「什麼時候跟你說的？」

「今年開學的時候，他聽我說，我有田產在青牛山下，才和我說的。以前，我們沒有說過話。」

我們同學間，除非有功課上的問題，或是老師吩咐做什麼活動，男同學才找女同學說話。五年來，我從沒有和女同學私下說過話。這回，和何妹美說私話，是第一回。

「蔡仰高的話對，在青陽城裡，我不會輸他。出了縣境，要盤費，我就不及他了。」

「我可以幫助你盤費。如果我考得取大學，當然好，考不取，也沒有關係，我們——」她沒有說下去。

「我們什麼啊？」我問，我一時想不到她會說什麼。

「我們可以——結婚，」她的聲音小得我幾乎聽不到，「你讀大學，我替你照管家。」

何妹美這幾句話，像炸雷一樣，把我吓呆了，她敢這樣說的。

「不行！」我斷然說。

「是不是你要和林蓮心結婚？」何妹美問，她的聲音放大，還有怒氣。我看不清她的臉色。我想，這時候，她是否眼圓睜。

「沒有！」

「你騙我，林蓮心說的，她要追你，會把你追到手，是不是你們已在談戀愛？」

# 豐年讀者·人人參加 春節幸運抽獎

我們爲了酬答讀者愛護，舉辦春節幸運抽獎，獎品豐富。凡本刊長期訂戶，均已自動參加抽獎，不必另外來信。

中華民國六十年二月一日上午十時，在豐年社公開抽獎，歡迎參觀。如果你訂閱的豐年，在年底年初滿期，請你趕快續訂，以免失去這個好機會。



頭獎一名  
獨得大同電冰箱一台

TR-160P 型大同冰箱

二獎二名，各得手提電唱收音機一架。  
三獎三名，各得大同電鍋一只。四獎四名，各得大同電壺一只。五獎五名，各得大同電鬚刀一具。六獎五十名，各得豐年汗衫一件。七獎一百名，各得豐年毛巾一條。此外，贈送紀念品一千分。



贈送優良國貨

大同產品

林蓮心成績不錯，總是考在前十名以內。並且，她家在青陽城十字街口開的大陽綢布莊，在青陽是首屈一指，金碧輝煌的招牌，布疋堆積如山。在我們青牛山下，沒有人不知道大陽綢布莊。他們店裡的包裝紙，又大又厚，讀小學時，我們當寶貝一樣，弄到一張，拿來包書。

林蓮心，又是我們的校花。

曾經有幾位同學寫信給她，她看不看，退回給人家，在信封上寫一行字：「如果你有第二封信來，就貼在布告欄裡！」

沒有誰寫第二封信給她，不敢。

「沒有，我們話也沒有說過，再說，她怎麼會追我？她是校花，有錢，脾氣也大。」

「你想追她？」  
「從來沒有！」  
「爲什麼不和我好？」何妹美在奇怪。  
因爲，在柳灣莊，我有一個未婚妻。

「我不信，你有未婚妻，不會沒有結婚。青陽鄉下人，大多數十、五六歲的姑娘，都會嫁人的。」  
「我要讀書，讀好書，才準備結婚。」

「她叫什麼名字？」  
「杏子。」  
「俗死了！」  
「鄉下姑娘，扁担大的字也不認識幾個。」

何妹美長長嘆口氣，我們穿過足

球場，向城裡走。  
「對不起。」我說。  
「沒什麼。」何妹美說。走了幾步，她笑起來。

「何妹美，笑什麼啊？」  
「你知道我爲什麼約你來吧？」  
「你已經說過了。」  
「我沒有說，是林蓮心。林蓮心打算考大學，她打算和你一同投考，她說，她要追你，我才——」她又笑笑，「先下手爲強，現在，」何妹美兩條手臂在天空飛舞，「看她去追吧，追一個有杏子的狀元。」然後，又神秘的說，「這個秘密，我不告訴她，讓她有一天知道你有杏子，和我一樣，嘗嘗苦果。」

(未完·下期續)



翠葉青藤陰柳枝  
阿妹有情兄有意  
願為双双如鳥兒  
白頭偕老好伴侶

秀齊詞·聰賢圖